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hinese 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超越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

王义桅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超越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

王义桅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 / 王义桅
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1

ISBN 978 - 7 - 5012 - 3255 - 0

I. 超… II. 王… III.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IV. 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5447 号

责任编辑 颜楠
文字编辑 颜楠 周宇君
责任出版 林琦 刘喆
责任校对 李琴

书名 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
Chaoyue Guoji Guanxi: Guoji Guanxi Lilun de
Wenhua Jiedu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80 × 1230 毫米 1/32 8½ 印张
字 数 222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255 - 0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王义桅，1971年生，江西瑞昌人，工学学士（环境工程）、法学博士（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曾为耶鲁大学福克斯学者、法国外交部中国社会科学青年精英学者、延世大学访问教授，系美、英等国国际关系协会会员。在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SCI)、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International Studies、Asia Perspective、《美国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印度、中国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40余篇被《新华文摘》、《新华月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已出版专著《战魂：从历史透视未来战争》（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世界是椭圆的：未来国际秩序展望》（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被神话的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译著《大国政治的悲剧》、《美国和美国的敌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004年版，均与唐小松合译），合编《中美国家利益比较研究》（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即将出版《超越均势：全球治理与大国合作》等。



责任编辑：颜楠

封面设计：娟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经济理论无法提供一套立即可用于政策的恒定不变的结论。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它可以帮助人们得出正确的结论。

——凯恩斯（1883 ~ 1946）

序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国际关系学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到了反思其主体性的阶段。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必须集中在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上，而非局限于其名目繁多甚至自相矛盾的观点层面，思考为什么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以争论代替革命，各流派都在盲人摸象，存在严重的研究失真等基本问题。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有所谓“一个世界，许多理论”之说。^①然而，为何一个世界需要许多理论，以至于谁也不能说服谁？为何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准确预测冷战的结束？围绕理论的属性与作用，西方学界进行了喋喋不休的争论。遗憾的是，有“历史的终结”冲动却未闻“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一说。^②

这也证明，并不存在终结一切理论的宏理论或普世性的理论。更关键的问题是，不再是一个世界，而是许多世界；全球化，不再是美国化或西方化，倒是西方、美国在世界化了。不同

① 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 p. 30.

② 倒是笔者在美国国际研究协会 (ISA) 年会上率先提出“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说。参见 Yiwei Wang, “The End of American@ IRT. com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IRT. co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4th Annual Con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n Oregon, Feb. 25 – March 1, 2003.

于美国，欧洲国际关系学界的不少学者和机构如全球化研究网络（GSN）用“全球化”的复数形式“globalisations”来描述不同版本的全球化。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也在证明西方不再是普世性的（universal）而是地方性的（local）；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一体化的蓬勃发展，又在证明“所有的国际政治都是地区性的”（Al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regional）。^①看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地方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局。

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演绎史，其理论五彩缤纷，然而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三大范式：回归古典、回归现实、回归自然^②，对应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三大维度：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自身维度。所谓回归古典，主要是回归古希腊、古罗马或文艺复兴等时期的西方经典概念、经典问题和经典理念，如民主和平论对康德永久和平理念的继承；所谓回归现实，是对现实世界变量的补充，如软实力理论对信息时代的把握；所谓回归自然，是还原西方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性概念，以此探讨多元世界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合目的性问题，这是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所忽视的。回归古典，要求我们对国际关系进行哲学解读，认清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回归现实，要求我们对国际关系进行政治解读，揭示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美国性）；回归自然，要求我们对国际关系进行文化解读，还原世界的多元、自在状态。

解读的结果，是超越国际关系本身，而非局限于理论，也就是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与基本假定：国家性、国际性、关系性、理论性，等等。本书的宗旨就在于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自身演绎律，倡导国际关系研究的自身维度。以此反思国际关系

① 这里借用了美国政治学界的一句流行语：“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Al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local）。”

② See Yiwei Wang, “Back to the Common Sense: Book review on *Bounding Power: Republican Security Theory from the Polis to the Global Village*”,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3, 2007.

理论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在全球化的起点——西方化的全球化阶段，西欧国家由于率先形成民族国家，并以主权平等观产生了“国际”的概念，所以在人类历史上成为国际关系实践的先驱者；及至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为首个世界性霸权，西欧的国际关系实践之花在美国结果，于是有了国际关系理论。西欧前辈只能去感慨——“只有外交学，没有国际关系理论”（马丁·怀特语）。但是，西方化（美国化）阶段的全球化发展到了西方—非西方并行发展的椭圆形全球化阶段^①，国家、国际、关系、理论……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产生了质的变化，正在丧失其西方性，而更多展示其多元性文化内涵来。这是国际关系研究的自身维度在解读国际关系理论时的重大发现。进一步的解读表明，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正在超越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

全球化的实践告诉我们，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是一多元化系谱，各学派以不同视角道出部分真理，并不存在科学进化论。纵观古今，现实主义的逻辑远未过时。现实主义解决的是“为什么我们难以超越历史”这一大课题，有历史哲学的逻辑，并非自由主义想象的那样单纯；恰恰相反，现实主义是中外国际关系史一以贯之的逻辑之一。为什么现实主义占据东西方历史的主流，并往往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复兴？这一问题值得思考，但自由主义常常善于制造漂亮的气球，也经常遭到现实的嘲讽，比如克林顿时期以自由主义指导的朝鲜核政策，现在看来充分反映了自由主义的幼稚与一相情愿。

国际关系是以国与国关系的形式表现的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与国内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内是有政府状态的，而国际社会缺乏最高权威，处于无政府状态。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追逐的基本目标是生存与发展，用国际关系术语讲主要是安全与权

^① 参见王义桅：《世界是椭圆的：未来国际秩序展望》，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力。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学派及其争论焦点，首先是围绕权力与安全的关系而展开。认为只有争取权力（强权）才能追求到安全（和平）的是经典现实主义（以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为代表），认为各国权力必须受制于集体安全与国际道德的是理想主义（威尔逊“十四点计划”），及至集体安全（世界和平）与国际道德（国际法）以国际（内）制度、国家间相互依赖及国际组织等来体现，理想主义又发展到自由主义阶段，并派生出国际制度和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国际组织和和平论等不同主张（拉塞特《三角和平：民主、相互依赖与国际组织》）。

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与争论虽林林总总，但其焦点不是围绕人性—国家性—国际性三个层面展开就是其引申和发挥；人性之善恶、国家是否为国际关系的唯一行为体、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原教旨倾向与修正性企图，是区分这两大流派的根本，并集中归结为权力与道德的矛盾——政治现实主义之父马基雅弗利实现了权力与道德的分离，而自由主义试图结合之，产生出诸如康德“永久和平”的思想。

在战争与和平这一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上，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和平可以实现，现实主义学派则认为战争难以避免，从而展示了两派信念之乐观—悲观的根本分野。

但是，这些都是表象。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人类两大思维理念的根本分歧：现实主义思考的是世界的客观层面——自在世界，以战争状态来理解国际无政府状态，试图洞察国际关系永恒的本质与终结性因素——恰如军事作为确保国家生存的最后手段一样；也因为现实主义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包括忽视国内因素，对人类设计的各种制度、规则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历史的必然性持有怀疑态度，以历史的长时段出发来审视现实，往往得出悲观的结论。故此，现实主义强调历史的、军事的因素与影响，侧重历史的必然性因素，以历史审视现实。

而自由主义青睐主观层面——人化世界，即人的主观能动性

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和能改变客观世界的终结性力量，以自然（公民）状态来理解国际无政府状态，因此它重视人和制度的作用及历史的偶然性，以未来催生现实。与现实主义思考国际关系的实然不同，自由主义侧重探讨世界的应然层面；与现实主义忧心忡忡于国家间的非正常交往方式（战争、冲突）不同，自由主义关注于国家间交往的正常方式——经济、贸易、合作等主题。及至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一般地反作用于客观世界，而是认为国际社会本身由人的观念与社会实践建构而成，自由主义又发展到建构主义阶段（以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为代表）。

奉行权力决定安全的现实主义在与自由主义的不断论战中，其自身也在分化，形成不同的分支。其中一支引进国际结构的思想，主张以相对权力追求相对安全，即所谓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为代表）。围绕冷战结束及冷战后世界走向的争论则催生出现实主义的新支流——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张以相对权力追求绝对安全（以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为代表）。

而认知主义、建构主义等流派其实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进一步发挥，思考的仍然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矛盾问题。

中国学者在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往往照单全收，展示了西方理论的差异性。其实，西方理论的共同性更值得中国学者思考。比如，美国大选期间，人们往往关注两党候选人的政策主张分歧，看到了辩论的热闹，而忽视了他们的共同性。其身上体现的共同的美国性，其实远远多于其差异性。回顾由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经典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争论所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演绎史，正在纠正以往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盲点：关注异而非同。本书因而集中分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共同性——时代性、国家性、理论性，指出西方理论表面上的求异是难以掩盖其求同本质的。而且，西方人思维的特质，受制于其个人主义传统、逻辑斯与空间的关联，过分追求理性与差异性，这

与东方人思维求整体、感性与一致性的特点有本质差异。这是以西方概念、理论与思维范式建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难以逾越不可通约性障碍的根本原因。

反思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程，在引介、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么多年后，如何跳出其思维范式，以批判的方式表明我们的立场，给出我们的说法，如何创新自己的国际关系研究等等，不仅为中国学者也为世界各国学者所关注。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学派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基本上仍然是在承认西方理论的权威性、合法性基础上进行的完善之举。国内却有学者认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不能违背“革国际关系理论命”的基本前提，并对学术批判下了体制内改良式的定义：“学术批判是指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学理性分析和评价，即从学理上总结已有成果的长处并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便为今后的研究奠定更完善的学理基础，并非仅仅意味着要全面否定已有的成果。”^①

这其实是改良式学术批判，是在体制内进行的——问题是中国并非在西方理论体制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革命性的，超越思维范式，但在中国似乎让位于对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介。纵观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历程，往往是革命匮乏而改良有余，以论战代替革命，所谓批评理论既不占主流又有被建构主义同化之势，这不得不说是国际关系理论演绎的悲哀。如果一开始就亮出了要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术共同体”一员的身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与争论也就是对其再学习、再合法化的过程了。

因此，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对武器——方法论的批判，并非全面否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是试图发掘其本质，将方法论的批判引入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高度，反思国

^① 孙学峰：《学术批判不同于道义谴责——评〈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疑国际关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31页。

际关系的主体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于维护西方国际体系的合法性和作为学科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产生于西方国际体系下、以西方国际关系史为依托、以西方观念和话语为载体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普世性科学，而具有艺术维度所反映的多元化特征——不同的国际体系应该产生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多元的世界，只可惜是西方内部的多元，非西方世界主动放弃追求真正多元化的使命并否认这种努力的意义；因此，东方（南方等）国际体系下应该有具有自身特色而有别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强者的产物，抹杀不同国际体系的事实，试图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普世化，发展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塑造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神话。这种神话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过的“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基础上^①，是西方殖民体系的现代继续；非西方世界于是面临不能表达自己、只能为别人所表达的困境。没有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②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材中开篇即指出：“不能说经济学是一门精致的科学，毋宁说它是一门艺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国际关系理论更是这样，研究西方古希腊的理性传统与古罗马的法的的精神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观念塑造，是个很好的课题。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成为美国话语霸权的表现，正在试图普世化，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与革命，恰如美国外交中“美国例外论”与“天定命运论”两大理念产生出的种种矛盾——美国试图将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推广至全球，已经导致并将产生更多的悖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②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 Pacific*, August, 2007.

因此，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时代的需要和必然。当然，超越是扬弃的过程，并非倒洗澡水连小孩——西方理论的合理内核——一块儿倒掉。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非不可以借鉴其经验。只是，我们超越前人理论的基础不是已有理论大厦本身，而是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从理论到理论，是没有前途的。

本书于是反对按西方的逻辑去批判国际关系理论——既有的批判理论和批判思路笃信“清楚地介绍批判对象的概念界定、变量关系、逻辑推断就成为学术批判必不可少的前提”，如此就只能重复批判理论的悲剧，是再次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与范式同化而“不识庐山真面目”了，而是要倡导超越，力求表明国际关系理论大厦应该尊重和充分反映国际关系体系多元化演绎的历史与现状。

笔者深知，经过这么多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熏陶，我们要么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同化，沉浸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预设的逻辑体系之中自得其乐，要么对新论百出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万花筒应接不暇，要“自拔”需要一个过程。本书只是秉承“在片面中追求深刻”的理念发出了也许并非第一声的呐喊——成为你自己！

从根本上说，武器批判的结果是为了实现国际关系研究的返璞归真——中国式的四大回归：

——实践回归，即体现国际问题研究的实践性。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高度抽象的哲学研究尚且如此，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与时俱进的学问又何尝不是如此?! 历史唯物主义倡导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国际关系理论者如果没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敏锐的洞察时势能力，便只能在逻辑的世界打转，而不得理论的要旨。

——主体性回归，即体现国际问题研究的政治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是其作为在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艺术性一面的重要体现。这本是常识性认识，但在长期浸泡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海

洋的国内学术界，竟要引发讨论和批判！为此，本书呼吁实现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主体性回归，提倡研究国际关系要具备中国问题、中国视角、中国方法。

——价值回溯，即体现国际问题研究的哲学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有两大缺失和偏颇，其一是政府研究机构的就事论事，其二是高校研究机构的理论沉迷。两者要么没有达到价值关怀与哲学思考的深度，要么空套西方理论，学习借鉴的结果是迷信和自我欣赏。超越迷信西方理论的层面，以批判精神和创新勇气思考国际关系的本质而非在理论、术语、范式上转圈子，是本书的宗旨。书中提出合理性、合法性、合目的性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就是为了实现理论与价值的中国回归。

——文学性回归，即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识；这种感受和认识可以在价值关怀与人文理念上与古人对话的，即便不及相媲美的层次。语言的贫乏是思维贫乏的写照；语言的他者化是思维他者化的必然结果。当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确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问题，发表的论文和著作不仅没有中国问题——思考的往往是人家的问题，而且没有自己的语言——成为各种不伦不类语言和“主义”、“范式”的实验场。

这，就是超越国际关系和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文化解读的根本目标。

目 录

序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6
-----------------------	---

开篇 领悟与反思：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解读

第一章 国际关系的二律背反.....	3
第一节 概念与国际关系.....	3
第二节 国际关系研究三维度.....	6
第三节 国际关系演绎律.....	9

第二章 国际关系理论的生命力假说	14
第一节 国家主权的生命力假说	17
第二节 战争原因的生命力假说	26
第三节 均势论的佐证：均势术·均势律·均势观	40

破篇 认识与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的政治解读

第三章 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性：学理分析	63
第一节 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疑国际关系理论	63
第二节 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	82
第三节 国际关系的理论性.....	102

第四章 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性：实证分析.....	113
第一节 实证一：三角和平与美国和平.....	113

第二节 实证二：大国政治的悲剧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美 国悲剧·····	122
第三节 实证三：自由主义的美国根源与表现形式·····	132

立篇 建构与创新——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

第五章 建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可能的使命？·····	143
第一节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144
第二节 身份与理论的悖论：中国民族主义的神话·····	150
第三节 在思想与理论之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产生 阵痛·····	168
第六章 “中国学派”如何可能：文化的视角·····	182
第一节 比较国际关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 学派”·····	182
第二节 中国的国际政治文明观与政治文明的国 际化·····	189
第三节 和谐世界观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	208
跋 国际关系学是人学在国际层面的体现·····	227
参考文献·····	241
后 记·····	247